





原件短缺 卷34-43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百四

天道門

災異八

上哲宗論日食

梁燾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也必清明傳照為德而不容
 蔽虧侵掩之為患一有此蠱則君德傷矣乃今春以來蒙濁
 霧翳不見清明之景者跨八十日間得一仰賜絜則欣欣然
 物榮而人喜今又食于吾口之朔為變亦已甚矣詩曰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丁何不臧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
 日食猶為常也日食則不書矣惡其主君之占非太平之象
 也臣竊為陛下憂之亦必為陛下之賀也自古衰亂之

國必有日食星辰之變而日食為之最此臣所以憂也自古
明昌之君逢災遇變飭躬奮責應天以誠終回各謫不損為
聖此臣所以智也恭惟陛下以上帝眷命早有天下並明
文母臨制四方遠託謙恭無所專斷言動中禮不聞過與何
其天監昭昭示戒如警矣道敗度之君甚可畏也或者陛下
下以盛妙之年居崇高尊貴之位養心之道猶未加焉故天
心垂以譴告欲陛下飭躬奮責應之以誠則除災而集福
矣臣願陛下思所以銷變之理而上悅天心夫銷變之道
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進學之敏莫如專志志專於
為善則氣定性復聰明日開真積力久為聖益聖夫如是可
以迎天地之貺揚祖宗之休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澹然高

我生擁言最盛之符矣董

舒有言曰天之仁愛人君欲止其

亂自非大仁道之世不立

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奮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

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功

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

哉此彊勉之謂也陛下

以吾舜之資聖敬日躋加以好學

之志當為太平有道之

天之顧謨感應純佑豈止仲舒之

所稱者亦在陛下勉之

不懈而已夫帝王之學當知其大

者遠者不在辨章析句細

攬纖微威蕤文章滂沛議論屑屑

若儒臣之為也所謂遠上

入者豈無要耶臣謹獻其略夫明主

可以靈應上帝者莫如

敬臣願陛下事天以敬明主可以

得四海之歡心者莫如

孝臣願陛下奉親以孝使羣臣之

喜慶者莫如信臣
人足者莫如仁臣願
行者莫如勤儉臣願
附豫者莫如寬宏臣願
端也非學無以究至誠
盡愛敬之力信臣之事
民之事蓋多端也非學
也非學無以適中道之
尊大之體惟其進學則
清燕日深記誦退朝之
講議不必務求多也常
倦日就月將自成廣博
于學則德微而君道弱
之彊雖有災異可以銷
之志天心聽之悅然降
變必有雲雨之應精意
護之慈下副中外欣戴
社之慶臣民之幸也臣
陳遠少怠愛君之誠狂
直之言惟 陛下財赦
元嘉六年李四

上 哲宗論月食

王 襄 巽

臣伏見去歲日食五月朔今歲月食二月望其食之既接十

月之交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其政不用其良傳曰
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
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戒考吉以之言則
日月之食以為戒考維常之語則若事戒日食而不以月食
為可畏蓋詩人之時事異於今今方 兩宮同聽天下之政
實日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臣竊惟 皇帝陛
下以光明純粹之德淵默臨朝 太皇太后陛下以仁義公
恕之行發而為政蓋無一不當天心者然則何為謫見于月
食之災巨殆 恐陰邪道長有以蒙蔽盛明而聖心不以為疑
故天見變星以示戒此天心之仁愛 陛下而欲全聖德
之美也消災之慮宜在此特願 陛下用人之際則審邪正
使必得其真聽言之際則察是非使必歸於善斥遠陰類深
防蒙蔽之害以答天意臣愚不勝幸甚

貼黃臣按漢曆志記月食之數者漢二十二年食而復既
按元豐八年八月望嘗食之數也 則未及二十二年食而
復既則是不由既而既臣故 恐天意之有以深警 陛
下也陰邪之人所以難辨者其言似忠而非忠其行似
直而非直依正以為邪傍公為私非深考其素履察其
誠心旁質以公議潛觀其所立則未易辨也故八主不
可不加意於用明以防陰邪之蒙蔽也 元祐元年三月
上時為簽書樞密院事

哲宗以禱畏天

范祖禹

臣前上 仁皇訓典願 陛下法則 仁宗宜以至誠好學

為先今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

仁宗願 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

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直圓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也亦非在

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

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

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堯有

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為天下君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正堯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智以

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教禹敷土敷土故奉之

以五典天無有禮故奉之以五禮

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莫有在

之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

民不可以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出

時夫能使天不違者泰夫之德也

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也

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

有善已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

德合於天伊尹曰惟丑躬暨湯成

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為而不一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了一德

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

有罪皆天之事非人罪

人民官不可以非其人
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
德之誥曰天乃錫王勇
以奉天子湯誥曰爾
唯德在上帝之心言人
人惟此心於天下故其
德克享夫心夫一者
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
一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言誥曰今天其命哲命

吉凶命歷年命皆則有智有不智
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于德
可不于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
文王升降動靜皆合天之意也
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之與人
天之與人同一氣言故民愁則
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言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
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年
歲之所感也而自中春以來
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

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
年則有求有不求故不
異天曰明及爾出王是
入游處不可不畏也夫
天之感民悅則天為之和
是也恭惟 仁宗深體
郊祀以來
陛下至
亦猶人君之於臣也

以鴻則戒救之若其不改然
微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游
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
小異測身修德以銷大異於
海幸甚
元祐八年三月時
上為翰林學士

聖訓加焉人君觀小異而不
震則丑字恐懼修省迅雷風
陛下戒之謹之無忽天地之
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

哲宗論日食

范祖禹

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
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
也自古陰盛陽微小人浸長虧
為之食陛下初御前殿聽政
心雖言語丁寧不過於此矣

鈞見若駭懼以為數十年來
臣聞日食者陰侵陽臣侵君
損人君之明則謫見于元日
乃朔之日皇天見異以儆聖
宗所宜恐懼修省以答天

戒深思變異之來殆由人事有心
 心夫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應如影
 則災變而為福異變而為祥不能
 由消弭臣恐邪人佞臣欲寬陛下
 數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之
 意也惟陛下留神賞察紹聖元年
 上哲聖元詔論彗星陳

上哲聖元詔論彗星陳

說 陳 弄

朕以非德奉承夫業夙
 是以仰當天心以蓋
 而西方推原經典
 置非無政之失以特
 釋書下云乎惟先
 我皇公卿具各
 守其職言明
 以備天之

臣失此陛下敬夫愛民罪已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

臣備負江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眾唯唯

愚見商書曰惟言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

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必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

兵不事游觀不邇聲色不急功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

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織佞私好惡綴朋黨

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游觀惑聲色急功利尚佛老非特

危亂也辱莫其焉陛下稟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

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已而執仇
 或觀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伺意希

今豈免偏私臣昨聞榜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熙寧元豐無
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是不是矧自為同心稍言非是便相
語以指斥先帝則為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
安燾為無甚過則以濤為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銖
以戶部侍郎吳居厚為聚斂措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為
疎羅織罰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
議為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
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于西按漢曆志有
掃除之象又云其災或短或長內為後宮之害外為諸夏之
禍又記齊景公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
以廣也為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斂如攘奪誅戮如仇讎

彗星之出庸可懼也是時以彗星廢天意驗於上必當以人
之驗於下聖心恐懼懲惟避殿赦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
之率皆鼓舞知陛下因變而增修其德如周宣之側身修
行而弭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真皇咸平間有
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彗出亦嘗下
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為不足學而稽祖
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
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諛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
法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於病焉
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官廢居瑤華姬妾
寵盛一也逐臣未見案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

迎合喜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
所謂中官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 陛下日象也
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
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
龍蓋婦道文王御始于寡妻今閭巷賤夫尚以出妻為恥况
陛下為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為天下後世法行而為天下後
則朝行乎一堂之上慕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躬
行理于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
言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誘掖誨諭使之改悔設
言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置瑤華外宮以為
廢之死以為罪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別

漢后天下疑之臣亦切以為疑慶曆中 仁皇以廢耶皇
為廢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
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 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別館擇
媼死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
閣論列 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
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柰何以前世弊法累盛
德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 后廢瑤
華宮其後 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召百官立班受冊方
拜命今 陛下規摹所期直欲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
下衰之時口解之故事耶 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 后
今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

陛下非不知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毀之也以寵愛蔽之也內則闈官嬖佞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為是下不能躋上於唐虞之盛而致陛下於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稱三切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回天監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逐臣未見牽復臣下立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謹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得自新至於殺人情輕尚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柰何被逐之臣尚未牽復人情未順天意亦垂元祐名曰其謙其實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得行一時大臣念嘗為陛下左右輔相雖趨嚮非肯不為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元祐之改更為形比先帝則今

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此大需庶幾獲此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陛下容而寬之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亦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已大防死於半途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己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趨嚮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征有苗益以為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十夫以為可王恢韓安

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封倫魏謚之論法度皆各有
所見人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人 陛下天容
地受父生母育無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
怒不當於臣下計較如天地之於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於
子有教無棄此天下 陛下之天下 陛下之天下乃 祖
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利勢利器恃為己私公肆其
志以得勝為快訥訥紛紛擾自為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 陛
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靜朋黨既消則
天下尊人心既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
言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古言太宗有房直為相
言臺諫近世如 仁宗朝容納諫諍其其切直言量行

請近不過三四月遠不過半年例行率復或改才用如此則
忠臣肯言言者一感激無不 願已所以得聞欽定守
陛下繼人之言或一人之 堯父母子重規疊軌
作明述可謂一盛已 已盛者必善守口 必善持言
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 休幸天誘 陛下之清衷
資有不言之敏德不怒 神威然之以禮樂無以復加矣傳
曰治天下之要莫若靜 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靜以酬恩
怨為急百官之中少識廉 取貪愛爵祿務肥妻子者紛紛如
也其間尊君愛國以忠義 名節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
以近事言之王安石為相 門下必常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
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 貶黜則移之吳充王珪蔡確之門

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
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
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
卑汗如此甚可恐也能言
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言
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言
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言
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相
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
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
人之所致也如

明光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
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
事隨事變轉隨口止落今之人材
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
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送歸
得言無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官
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君相意言
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
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
諫削弱風憲不振良
窮說可諫耶知章乃

之人在元祐則不言言
單言元祐所用所行血
兩可之說非所謂一心
人偃然右之不自羞愧
仇敦逸知章負天下甚
還聚斂之臣復進閹宦
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
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
低回苟祿以要大用今
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
外不許言 太后垂簾

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速紹聖之
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
事上者也鄉原之積君子切齒而
使陛下不聞進失助自言以報恩
天如 皇后廢而未復逐臣父而未
用事內隆妨公臺榭後費民力殫窮
老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
百縱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
引力言者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
不容全是也 仁皇初即位嘗詔內
事詔之大略曰 太后保佑中人

十餘年間四海安靜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披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體今後不但詔最為近厚紹聖以後臣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之人既盛日與仇人為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實臣下不行陛下之詔人而聞人者其言先王之耕稼或取於仇讎未聞止為給杯盤一上二日獨言見明日除尚書口受三羅其行之

月教何笑所爭之事設言六行則亦不可已尋已以事為他人所政罷職不知獲何以自處或以先朝嘗以善財利權而今復用或以詞誥善惡而擢之要近如昨被責雖有不唯牽復更何謂以此事只合備使今亦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上詰實是用潛消明黨恐為王臣招致直言虛心悔心自法度未嘗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帥喜交戰者口說三三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恥為一振則其勇流之禁城一守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臣恐其兵勞矣雖進好信皆遠無所田之所可憂者在乎內地也蓋兵之難於守之為被器械積之於庫適為其所資也臣所見六若護備自治以待之其大盛不軌

之其則戰戰之有也未有小勝其大以其少衰當自歸服如
趙元國之也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先西顧之憂有祭
無辱然後漢家以政事者數老歲之人為之師則得民之心
一可當百之備焉孰謂無紀律雖戰而使之戰自不當一今
鍾傳江外書生始為關人李憲時客因緣得官其號輕浮今
以一六重事奉之又以總戰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
臨事而懼好謀而寡言無功必取國命熙寧初富弼議事
不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曰陛下二十一年矣說用兵上安
石五事書曰和戎是宜下安靖也一而後可以言兵也
所謂莫說用兵者亦不為之備其意謂先帝熙寧初即位
未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不可輕用其臣以逮元豐間始七年

降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樂京城有徐禧之敗事先帝
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也奏至屢為泣下信乎邊事不
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
前謂大敵不戰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
之易其次俟其少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西戎之
策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屯其巢元列為
張掖酒泉武威煌燉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
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信示以後
例授功臣五代擾攘封李仁福為西平王我太祖經略
四方未暇遠略故與尚世龍鎮節鉞至四世外繼遷叛盡
據夏有銀綬之地淳化中始納款歸服太宗皇帝改名籍

于宗正至道中復叛景德中又叛其子德明尚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為援懼我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
真宗慈仁寬量不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為定難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當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已置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以邊鄙延環慶不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賊好水川殺高懷敏董重臣以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處豹之性不恒在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候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然後置都護府廣開邊田

是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甚臣等謹

願陛下稍錄天威容納而行之負薪之賤或有鄙陋之言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成王有周公旦為師召公奭為保又有鬲散之徒朝夕講道明義為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嬖佞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且不觀爭地兵戰之危事聲色苦不得惑游敗者不得作貨利者不得萌德已進矣尚猶有訪洛之謀朝之心之求助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成民事無逸之戒遊無諫不從無一言不聽而召公更有不悅憂主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已成羣臣皆所不及無用更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一二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

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侍為朝
堂之柱石者為誰賴以為醫士之藥石者為誰為陛下之
股肱耳目者為誰恭惟 先皇帝德業茂密播在四海

陛下嘗思所以繼之之難不與信休取容易於詩書之

所書器成土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 仁宗皇帝所以其國

四十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諫諍詳也唐陸贄好諫自謂六十

黃天子下下 負所學言之不利於國有補於君臣雖死不恨

晉靈公冬寒饜池宛春諫之謂饜池天寒以春之言罷役則

是怨歸於公恩歸於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

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役斐廷齡仿人帝欲相之陽城等

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役斐廷齡仿人帝欲相之陽城等

言曰國家者首言天下無聖賢則天下無與身

學術寒心言無文采發於孤忠言無忠諫願 陛下

少賜 睿聖幸而采擇矣 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匹

憲若稽古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等贊天下之

言九月十日時為縣令

上 徽宗答詔論日食

韓宗武

元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朕以眇躬始承天下

任大責重罔知庶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

數奏以言輔予不逮則太史前告曰天將動

以思未愾厥理將以弥論初政消弭天災自

不邪政令之否穢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

不下究問闕之疾苦有不上聞成聽直言毋有

忌諱朕方開謙正之路消產藏之風其於國者
嘉謀惟恐不聞而行之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已
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信非
事空文尚恐乃心毋忘後書應申外臣恐以至
民庶各許實言言
南告庶幾咸知朕意

臣伏觀聖書以日食正陽之月天子宜無得以言事臣
退而伏思以謂人君處畏天象之正
痛永天地所以
其未危未亂
道于當出之
及臣竊
公議私
其未危未亂
道于當出之
及臣竊
公議私

大境土外連邊患時用耗費民力凋弊國可危也歲穀不登
倉廩空虛民人流亡盜賊數起國可危也 先帝踐祚之初
母后共朝政出房闈委任大臣紹聖之後 神考法度未及
盡舉而根治朋黨追復私怨中外觀望言者同罪追貶竄逐
流離道路正士廢黜耆老殲亡附下罔上相排擯以為進身
捷徑縱有特立之士一二敢言者一身流放旋起大獄害及
善類歸咎 先帝虧損至德自侍從官至百執事非執政親
黨不得進每一官闕輒闕不補豈以四海士人之富朝廷百
官之眾空乏如是耶侍從官職在獻納頃年以來未嘗有一
敢言事者畏大臣為身謀其禍受重祿被服冠帶出入禁省

臣竊
臣竊
臣竊

朝廷何賴焉文章號令衰於前朝劇藩重邊多非其人狂士
獻說驟冠三軍進築生事不計國費虛增首級妄邀厚賞猥
稱招降陷沒驍將羗人所過供帳稿設道路騷然自陝以西
斗米數百金泉法低昂無術以採重加困擾戎落不顧士馬
疲弊夫閔西天下之形勝也使民力內虛外遺邊患朝廷何
以禦之邊境一搖陝右危矣河北山東天下之腹心也大河
決溢飢饉相仍老幼扶携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數其餓殍
填委溝壑者以百萬計或至父子相食州縣無以賑給坐視
其死亡或以郡守非其人朝廷罷之後來者率皆以私意除
用或不及前人尚何賴其附百姓乎朝廷究陳利害河事雖
廢責之水官莫矣之不見圖利安之弊也其受其任者執政大臣

憂國忘家為萬世之慮豈人有臨心之疾得高枕而
所恃以為安者北虜敢固盟好邊鄙不從此豈中國可亡借
耶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自商雖至伊陽六七百里山巖
重複林木蔽密中間無郡縣城郭此亡所聚不啻數千人萬
一有桀惡者相扇而起其患豈小哉臣每見朝廷更革政令
古人懷異音排去舊怨以立新黨遂為紛紛未有講究治具
建不拔之基為國家者也國是未定殆為此也誠願明天子
躬攬乾綱收還威柄公卿大臣圖畫政躰當今所宜施行因
求賢知足以濟務者隨才錄用無間新舊敷言奏功考察各
實中外之任更番迭處使勲業者見朝廷尊光君臣同福海
內被澤太平之烈豈不偉哉聖人以天下為度聰明惠澤如

日月雨露顧不以小惠小察而自足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
不以天位崇高幸天下無事而宴安也以四海之內一夫失
听為憂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娛為樂也大約人情泰然無
慮久則放佚生焉願 陛下思大禹寸陰之戒慕漢文惜百
金之費儲思留神日謹一日如太陽朝升至於豐融以照天
下誦帝堯知人之折箝洪範威福之正 仁祖惻怛至誠以
結天下之心神考勵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此 陛下之所
宜法也臣在 神宗皇帝時屢蒙清問未嘗敢獻一言今至
言髮非以僥倖美官厚祿特以世受厚恩誠惜當皇治之世
不慮安危之機而徒受此紛紛也小臣謀國大軀罪當死
死以聞 元符三年 月 日

上 徽宗書 應天以實

王 渙

伏以求言非難聽之難聽言非難察而用之難求而
非所謂應天以實者也臣切見 國家每有天變輒下求
言之詔畏天愛人可謂至矣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
關失為訛以阿諛論佞為尊君以論議趨時為國長以可
否相濟為邪說其於大臣權要則觀望附會相戒以默志士
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懷姦僥倖肆為詭譎
可駭之論以為偷合苟容之計此尤不可不察也願 陛下
虛心公聽言無逆遜惟是之從事無分昔惟當為貴人無同
異惟正是用如此則人心說治道正天心得矣 元符三年四
月上 時以

密院編修召對即
除吏部員外郎

上 徽宗論星變

陳瓘

臣近聞衆論火星之行頗失常度歷氏犯房今乃在房心之間臣切考歷代天文志然彗犯房將相惡之若房心之間則天子之明堂也臣雖不曉天文然而房心兩位最為易見恐太史占知有所隱避不敢盡奏臣不可以無言也臣伏聞

太祖之前曰國家雖無大異亦當常自脩警况因謫見乎

則黃心為宋之分野火星乃天王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臣先事而言者亦冀有補而已自陛下即位以來正陽之月日有食之肆赦求言所以圖消復也而星變繼作厥異甚大安可以不思其故感重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此異以警之

不知自責又山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陛下聖德日躋切於至治上宗 祖宗內重慈訓孜孜勉勉不敢皇暇而日星之變重有譴告非天心仁愛之深何以得此革不為秦轉災為祥在 陛下一念之頃耳臣聞應天消變不在文采非祝禳之除也

又貼黃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彗詩曰我無所監

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尚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悅乃止詐末術之所去也宋景
公仁人之言而能使熒惑退食其非空言而已也根於
誠心而發於言也

又貼黃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懼集季子韋而問曰熒
惑在心何也子韋曰天罰也宋分野曰禍當君身雖然
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焉不祥子韋曰可
移於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
其誰以我為五年子韋還走比面曰臣敢具君天
之亂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冬一曆君今又是
徙舍是父也星三徙舍如子也

程是謂天之王也成平元年二月慧山營室北
宗謂宰相曰其祥安正曰端等言變在密魯之分
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之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
為宰相王曰至為參知政事此二人者天下之所謂賢也
舉天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解天下之憂 真宗消變
之術如此而已臣願 陛下用 真宗消變之術察朝
廷未正之事勿盡眾論取其比人心則合天心矣漢
元之時書聖之司堪張猛等與石顯計史之徒議論交
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日夏寒日責之變而計史之徒
以為其猛用事之咎於是勢孤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
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

以來坐舟之入實而虛三舟勢不平幾於傾覆觀者
瞻望亦已久矣自 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選同濟
之人於旁觀瞻望之語屢譏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
是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
則是遠方之所已知而 陛下有未知也幸而蒙蔽忽
開陰雲披剝垂象察示 陛下天心仁愛可見於此傳
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決去茲佞改用忠良以合人心
之所欲天意得矣臣故曰革否為泰轉災為祥在 陛
下一念之頃耳臣愚不知只諱惟 陛下裁赦幸甚
又點黃澤化二年災感犯房其在宰相呂蒙正樞密使
王曉參知政事王沚陳恕皆罷而以用寇準等 太宗

以是年大旱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
曰天人之際應如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曠者
禮吉王淮皆侮法受賊吉既伏誅家自籍沒而淮以參
知政事沔之弟止杖于私室仍領濠州定遠主簿用法
重輕如此九曠之咎殆不虛發也 太宗大悟明日見
沔切責之是歲擢樞密副使徙同知樞密院事今
陛下左右之臣在紹聖中負誣 神考讎毀 宣仁而
不能奉承 哲宗繼述之意同心合謀非一人也願
陛下躬撻之初速正其罪且無使有僥倖苟免之人則
用法輕重不至於不平矣消弭天變莫大乎此臣願
陛下以臣此語深加意慮

又貼黃臣竊聞 仁祖嘗采前世災異有應者編次為
書二卷御製序引名曰洪範政監遇有天變則考其所
因以為修省之資今其書必在禁中臣願 陛下法
仁祖之書長留意修省以福天下 元符七年七月
上時為右正言
主 徽宗論天象乞申救太史無有諱避

鄒浩

臣聞天人之應捷於影響曷知其故而豫處之則轉禍為福
斯不難也 神宗皇帝嘗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
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其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
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
氣積於上積聚天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疾病

氣色見於面矣非 神宗皇帝至神至聖豈能及此此
主之所宜遵用也臣愚欲望 慈申救太史無有諱避志
以所占密具奏聞從而察之以下取事以為曲突徙薪之計
天下幸甚 元符三年七月
上時為右正言

上 徽宗論赤氣之異

任 伯雨

臣伏觀 陛下自臨御以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曰雨而雨
曰暘而暘四海九州罔不豐年天心人意如合符節固宜平
氣異象消伏不作然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莫夜赤氣起
於北方光焰亘天又有黑風在下衝西方散而為白咎證
之來其異如此天心之愛 陛下必以 陛下有所恐懼戒謹
也且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艮艮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

居正首日為壬戌是 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
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方為陽西北方
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以事推之朝廷為陽
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
兵為陰今赤氣起於至陰之方又有言赤氣下起此宮禁陰謀
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為白即白主兵此夷狄竊發
之證也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視之云不明是為不哲時則有
赤青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血刃功者受賞有罪者不
殺時則有赤祥其說蓋出於洪範五事 故唐世自大曆正元
寶曆間屢有赤氣之異惟又宗太和 為多是時官官用事
朋黨交結今日 陛下堯舜之資當 戴盛明之時固非事

出衰末之比然天心愛 陛下以災異 為警戒不可不深思
遠慮也臣伏願 陛下收七柄抑臣下 嚴敕宮禁以防慮幾
微訓飭將帥以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絕姦惡事
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
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臣踈賤小臣誤蒙 陛下拔擢於眾
人之後付以言責常恨粉身碎骨未有補報若見災異畏罪
不言不惟虛 陛下聖神知遇孤負天恩抑恐有佞臣指為
祥光瑞氣以欺聖聽使 陛下畏玉小心不得即日恐懼消
變則臣之大罪甘鈇鉞不足以謝言責伏惟 陛下聖神采
聽天下幸甚

貼黃臣所奏為言赤氣事按前漢五行志謂之赤青乃

災異之變唐世屢有此異史書真載其狀亦謂之赤祥

臣推考象類乃陽不制陰下上之證建中靖國元年

正言時輔臣對垂拱殿上曰元日之夕有赤氣起東

北亦曰西方之中出白氣一及赤氣將散復有黑氣

在其旁災變之來甚可懼也此

以實言遂申救之乃謂於法

燾曰遠則邊塞近則內郡皆

臣皆頓首曰敢不奉詔門下

聞災異故史官或不敢奏今

下畏天象戒懼如此天下

上徽宗論赤氣之異係

果有皇太后上僊之

元州河中府奏言因建置

日見如何敢移易方位增

添景象公肆欺誑以愚羣聽竊以

出殆不虛示豈佞夫織入敗壞大體詭詞異說指災為

輕侮天命幻惑人主若縱而不治則茲諛相師此風不

浸長伏願陛下嚴賜黜責以戒百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四

天道明

災異九

上 徽宗論建火星觀以禳赤氣

任 伯雨

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必有象類故格王先正
 厥事而聖人惟能畏天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因祈禳而消
 變六經所載百世可知臣風聞近日內臣打量太一宮側欲
 建火星觀以禳赤氣之異臣始聞之深所不信亦既累日傳
 者益衆臣為諫官當救其源聞雖未詳敢不先事大馬之心
 懷不能已竊以 陛下躬道義生知之資膺天人共與之運
 然即位以來災異屢降蓋天之變人君猶父之於其子愛之

深則教之至數有變異或者欲 陛下戒懼以謹厥初歟

陛下固宜小心修德克己正事謹按洪範以五事配五福而

說者謂視之不明是謂小哲時則有赤祥 陛下當益廣聽

明判別賢佞攬權綱以信賞罰重威福以察功罪使皇明赫

赫事至必斷則乖異之象轉為休祥昔太戊有祭楮之祚高

宗有鼎雉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興之功延過歷之

年蓋未聞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使修德之效不及祈禳

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若祈禳有感修德不應則無私工

天乃可私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豈厲民以求報哉 陛

下必若建此臣竊憂計其費不下百萬矣 陛下取之有司

耶則帑藏空虛經費不足取之有司必且不審取之為度耶

其括刷內庭亦已迫矣河北一路物貴人飢前年至今流移

滿道朝廷孰視無力可救與其捐所急以事無用孰若緩所

用以恤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惠成德人人鼓舞天下相

慶皆以 陛下損已便民道光前古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亦

氣之異豈不轉而為祥哉臣伏願 陛下遠稽格王仰測天

意畏之以心謹之於事不泥世俗之論罷去祈禳之役則人

情自孚上穹昭答矣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

上 徽宗論月暈圍昴畢

任 伯雨

臣先曾論澶州事乞 陛下俯稽衆議一定棄守之策又與

論赤氣事乞 陛下仰推天變豫防夷狄竊發之虞天道幽

遠理難取必方此恐懼以俟妄言之罪乃今月初八日夜伏

見月暈國畢昂謹按漢志曰畢昂天街也其北為胡其南為漢而參為趙魏之郊昔漢高帝七年月暈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虛示必有可考夫以 陛下躬堯舜之資乘千載之運小心順帝動無過舉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蓋天心深憂 陛下欲 陛下畏懼修省先事為備故變之來併在數月推考衆類皆為兵應雖非諄諄理不虛示臣謹為陛下先論皇州次論陝西五路終論河北略具畫一如後

一 皇都二州 朔廝羅地 朔氏世効忠順有功朝廷為國家興國在 真宗時繼遷為寇朔氏之兵牽制卒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寶元元矣不順又常出兵以助中國 仁宗再封武威王自

一 朔氏之憂者以朔氏為藩籬也前年因事征竊獲其目當定王瞻胡宗臣乘彼之亂妄稱納土殺降擄貨皆去虜兵覆軍殺將失信表欲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盡都渥獨尚留不唯孤絕地不可耕饋糧艱阻勢難獨守亦恐朔氏徯怨結連夏賊或執其微弱為所并自此四方吐蕃諸族必盡服屬其款益深國無邊百至廣由是文龍直抵蜀道悉隳西賊之守蓋不啻三千餘里其害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北陝西歲失買馬之利而已哉 臣願 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皇州棄守利害如不可守元下手詔要命邊帥一負分於境上召瞻養

大小龍峽等處。前年邊臣生事。非朝廷本意。斬王
驥於境上。熟三回於邊。乃還其隄州。理所當立之酋。書
以如。祖宗以來。山守之。順則費財。遠之。自開邊面之
置無幾。意之。不。定去取。設若。不守。覆重殺將
地。後國威。又。別年置而不問。即昔。瀘州。邊事。韓存
實止。以下。即。之。系。神宗命。斬於邊。上。三。之。罪。蓋不
止。百倍。於。一。誓。試。必。斬。首。始。足。以。息。邊。人。之。實。憤。矣。
臣聞。江。若。朝。廷。許。六。諸。路。進。無。人。人。務。深。入。虜。界。多。集
。以。希。功。賞。故。一。後。計。勢。之。險。易。地。之。遠。近。守。之。可
。香。兵。廣。財。足。為。一。國。營。嘆。拾。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規。畫
。之。虜。喪。既。練。之。師。且。夷。然。之。性。貪。負。而。怙。亂。侵。襲。上

彼已不分。建立。此。若。又。非。所。欲。今。日。納。款。特。以。力。困。其
彼。其。為。心。亦。豈。不。日。思。有。是。哉。遠。不。過。二。五。年。近。出。一
二。歲。天。時。人。事。必。有。邊。警。且。中。歲。歉。貢。已。六。年。矣。去
年。雖。豐。物。價。至。今。猶。五。倍。平。日。不。獨。糧。食。彈。藥。若。加。以。財
用。置。竭。官。負。俸。公。粟。以。無。支。諸。軍。料。錢。往。往。併。日。平。居
如此。萬。一。有。事。無。以。應。副。財。竭。兵。亂。理。有。必。至。臣。願
陛下。特。下。手。詔。嚴。敕。諸。路。節。臣。俾。其。各。畫。地。圖。指。陳。攻
守。之。策。蓋。新。築。城。堦。僅。全。舊。有。堡。若。漸。廢。欲。新。舊。並。守
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饋。運。滋。遠。地。理。滋。遠。則。罅
隙。必。多。罅。隙。既。多。則。救。應。必。難。萬。一。寇。至。虜。衆。限。隔。外
內。睽。阻。首。尾。不。應。則。保。此。若。遠。者。不。特。無。益。適。足。為。患。故

臣願陛下敕帥臣新舊盡在何者為可守何者為可廢何者可以兼存何者可以兼罷俾之直論不得觀望成敗之際嚴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異議俾任其責如漢武之責王恢自然不敢逞其私意矣昔仁宗嘗御龍圖天章閣以西方多故將帥不得人令具數以對况今日邊事之重大臣於此可以悉心公論矣

臣聞前日河北水災居民流徙自京師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都太率類此千里蕭條間無人煙去年雖豐無人耕種所以收田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邇疆敵居民流徙倉庫空虛城郭不

修中兵不到萬一有警何以爲計公卿廷議行萬計以位用度縱恣以多索兩所博有疑又元土不耕收穫寡計鬻鬻入粟於官豈贏餘取之本路無田仰足臣願陛下力節浮費痛減用度廢冗給之積累入倉東南之粟誘民歸業課農力耕密敕監司牧守繕器械修城邑擇選將領訓齊卒伍雖爲無虞常若有待蓋赤氣之起日暈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此天象之變可質而知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北界者幽薊之間往往刺之軍中國虛實彼固知矣虜主老病比年轉甚胡虜性頗好戰狼子野心難以信結萬一乘我無備有所趨趨則國家預備之策安可緩哉此人事可質而知也昔

真宗嘗謂輔臣設險與功守邊之利苟漸為之害莫大
焉 祖宗之事足以為法矣 國家太平百五十年財
用彫竭無甚今日昔 仁宗積之數十年而 神宗用
之 哲宗積之十餘年而紹聖耗之 陛下適承彫耗
之後遠無熙寧之富庶近無紹聖之蓄積去年 哲宗
山陵甫畢今日 太后園陵又作既建西宮又饗明堂
支用之廣不可勝計 陛下方事節儉痛加約損經費
常用尚恐不足以此事勢豈宜更有邊事伏願 聖慈
留神未覽更渾一府大臣公共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
事臣孤賤謏才誤蒙 陛下擢置言路小大之事無
不言出於憂君不暇他恤惓惓之心不勝千萬

貼黃今日西人雖已款塞涇州雖已固守萬一忽有邊
警不知朝廷指準何處錢物應副乞令一府預議國家
涇州歲費三百萬貫不知自得涇州已因事發怒刺數
千人為兵更乞 朝廷密賜審察虛實不可不慮

元年正月上
時為右正言

上 徽宗論日食赤氣之異

曾肇

臣伏見 陛下即位之初首罷後苑工巧之技放免京城末
作之人數百家使得衣食其業又罷皇城司探報公事以省
刑獄滋彰之敝又罷遠方收買明珠翠羽之類宮室服玩濬
侈過甚者屏而弗御數日之間內外歡呼震動都邑既又振
按滯淹申理無告流放竄逐皆得生還增耳目之官以廣視

聽下不諱之詔以開言路仁心仁聞洋溢方外遠夷聞風
 知敬慕宜其上應天心和氣充塞災害消弭符瑞日臻而乃
 連年日食皆在正陽之月今歲正旦赤氣亘天變不虛生
 有所自意者 陛下簡儉清靜之化或衰於前而宮室服玩
 之侈聲色技巧之好或萌於心歟抑刑獄滋彰之激復生而
 閭里有不安者歟不然則朝廷上下忠邪賢不肖未辨而政
 令賞罰有未當歟抑左右前後有阿諛雍蔽切弄威福之人
 而四方萬里銜冤失職之民有不得伸者歟此宜 陛下反
 復稽察一日三省萬一有纖毫之失固當痛自克責故過不
 吝使皆無之猶須戒謹乎其所不懼恐懼乎其所不聞博延
 忠良使之交微庶以答泰天變轉災為祥至於備邊設餉之

防姦宄之發在茲今日皆不可緩然蕭牆之內則所當先
 有腹心和而四支有疾朝廷正而四遠不治者也在昔人成
 以桑楮武丁以鼎雉中興商邦宣王以台丁留中興周室天人
 相與之際敏於影響以異之來未必不為福也董仲舒所謂
 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迺出災害以誦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推此言之今日之
 變豈非天意欲以覺悟 陛下增益聖德以為 宗廟社稷
 無疆之福哉此誠 陛下正心誠意 省之時也若夫
 避殿損膳寬宥縲繫此特歷世相承 爾非應天之實
 也惟 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妄深思 之天下幸甚

國元年二月十一日
 翰林學士

上 徽宗卷 詔論彗星四事

毛注

大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詔曰
宗廟顧德帶養不足以當天
大異永思敬各朕其懼焉自
損常膳許在京任職侍從官直
心以改法以迎
休嘉之應焉

臣恭觀 陛下恐懼修省小心翼翼雖百及后之謹天戒周王

之畏天威不能過也以 陛下憂勞若此臣誤任言責未知

所以殊身之地遂不自揆仰瀆天聽敢 罄區區之愚臣聞應

天以實不以文惟善政務於下則天心在於上如文飾浮言

非敢上進謹列政事之為當今急務者 四冒昧以聞一曰省邊

事一曰足財用二曰收士心三曰禁私 古人備邊之策不過

以粟邊臣貪取生事下顧朝廷之利 得人不足以用近年

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為郡縣其所羅 惟使倖一時之苟得

之勞轉輸之擾殫內地之金帛以事 亦荒不可計之費士卒

傷殞不可勝數而官吏冒官莫知 今黔南已有處分如

夔路新邊之設官在裁省廟堂謀 亦先定此省邊事宜

在所先也天下財匱無甚於今 亦無害之時官軍俸

廩多或不給或今卒以荒 亦裁政大臣恬不

為慮此言所去論也臣謹進 亦以助歲給今則

移於他三則漕計如之何而不 積於郡縣以備凶

荒今則直使內盡輸於京師則 移用鈔法不更則

邊儲糴入終莫能平其價臣願 詔二三人臣選知

性下

財用之官盡講復元豐舊制若利柄昔
於州縣者宜悉還復罷其員之擾瀾不
則朝廷泰然之憂公言人禱雨有以士
聽在民而士特為民之秀或失職其
陛下修崇學茲道經前憲士有三年
謂盡善盡美士生斯時官身為千載一遇
學校養士州有常額則額外之士無復
士人之多者有至三五十人預教養者
多不過三四十人少止二五人補闕以
日餘無可進之地其失職疑已甚矣如
科舉以待學外之士則士心翕然有歸
而終不為棄物和氣

可襲而至是亦應天之一也古之以用
防工技淫巧之漸也近年以來更增
匠亦無虛日以至花石綱船綿亘不絕
群為之搔擾花石則虛張事勢一路吳
挽舟舡道路怨嘆有傷和氣伏蒙已降
石俾運臣慮監作董造之官利於自私
臣願陛下斷以必行速賜禁止敢有違
後苑工匠製作與京城土木營造有不
性罷惡勞喜逸人情之常抑末弊本亦
則天意解矣臣夙夜自勵思所以圖稱
淺暗終莫能深達政事之原惟陛下赦
其狂而加擇焉

四年五月上
時為侍御史

上 徽宗論水災

李綱

臣伏覩 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
勅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 陛下聖慮焦勞田
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 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有
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
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滿悍
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 宗廟社稷之靈惟雉堞防守
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
誠 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羣臣竭智效力捐軀
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恠之夫憂

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必嘗非易禦必有消去之策周官
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竊望 陛下斷自淵衷特召在
庭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地
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
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 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
加識摧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口是
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 聖慈降旨問門許臣來日因侍
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禱 聖意之萬一宣和元

上時為
起居部

上 徽宗論水災 係事二殿

李綱

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為患乞賜降勅陳利害今月十四日

崇政殿侍立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
供職 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之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
蠢諛聞孤立寡與性知仰事 陛下以國家為心比見積水
暴集逼邇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
盛意犯隆旨白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 陛下恕其愚
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為臣言者竊以水旱之災雖堯
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為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
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是既太甚
之日有六事之言皆轉災以為福易治以為和此古聖人之
明也今若水患之起起於倉猝人心惶懼遠邇震驚仰賴
陛下之靈 陛下眷養之密屢降御筆勅分疏導通朕已

其文雖纖而旁近比惟其心而即取無虞人息漸定必宜
以謂水火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為無事止宜計其利害
其所以實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竊不揆輒復奏
數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
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 陛下留神察
其恭惟 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立原沃野彌望千里非
有高山峻嶺為之險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防澤相接自
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兩河不能互納則決溢東注何擇
城其勢然也為今之計莫若相視地勢疏導京索地勢
固以隄防節以斗則旱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
連城下可以為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觀自古

擇水患者必為長隄以制其衝其意以謂以數里之城而
方至之水風濤之所擊薄亦已危矣彼以長隄殺其怒無
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以積水之來自其城之西若如
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遊傳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其
為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西則徑抵龍河
者無隄以為之阻也為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為
溝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河
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八河之
流其所恃以為固者埽岸堅而法刑嚴也比年以來玩者
常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備耗於轉易河壩民
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纔百餘里者亦

其無虞乎夫必設隄積水暴集之患漕司驚駭况大河之
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因道
有相連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
來衝白沙溝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
百頃傷苗稼不可以計數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
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
陸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其有
為慮必縣監司不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應飭復堤分
年必建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

無谷矣所以副 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切望
江淮之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 陛下聖慈以六路之
米斛庶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庫虛乏
治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等
陛下斷自淵衷元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
數年之間民力漸復國用以足然後唯 陛下之所命且
民豐財莫此為大臣所謂亂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唯古者
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舉
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為太平之世
自京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
比年以來工役浸多而食者

公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
粟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 陛下明
詔有司裁蠶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糶本委彊幹官吏
廣行收糶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一如 祖宗舊額
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為何不留意而獨為此惻惻也養兵
足國莫是為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臣當
今之要務願臣智識淺陋又守荒踈言不足以達意惟 陛
下財擇下臣草率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施行臣比者嘗
獻愚計伏蒙 聖慈寬假未賜鈇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
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貼黃臣伏以水患暴至失於隄防瀕陵都邑久未退息

厥異甚大誠不可忽伏望 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
用嚴守衛以弭寧災害天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
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已以詔萬
方親御六龍率羣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
誅冷水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而驅策之與其
患難所以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
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 陛
下修習中之誠感動天心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
未之聞也臣不勝惓惓盡死節唯 陛下裁察
貼黃臣區區之誠以謂暴水之灾理不虛發在廷之臣
瘖默取容無旨奏知 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

不勝憤懣嘗整在愚冒瀆 聖聽今又不能自己輒復

妄發伏望 陛下察臣之心少賜寬假無使忠義之士

銜口結舌視臣為戒天下不勝幸甚宣和元年上靖康元年

南欽宗遺綱奉迎因奏對言臣昨任左史論都城水
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困水猶不冒其城郭天
地之變各以類應止為今日其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
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動息
書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耳所以聖
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無危亂
之憂也

上 欽宗論陰盛

陳公輔

臣聞陰盛則陽衰陰消則陽長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四月純

陽用事陰氣退聽之時又 陛下誕生之月宜乎陽德方升

昭明盛大陰所不能掩者自數日來天氣清寒日色微薄濃

雲不開霽雨繼作其故何哉蓋陰有以蔽之也臣嘗原其所
由謂夷狄之彊耶然前日賊兵在外圍迫京城而日景晏溫
清明自若今既欲講和好稍稍遁矣恐咎不在夷狄也謂女
謁之盛耶然 陛下即位不邇聲色後宮嬪御不過三二百
人亦無位號隆重者此中外所共知恐咎不在女謁也以臣
料之奸邪去之未盡而大臣不和百司苟玩皆陰盛之象此
不可不知也自崇觀以來諛臣佞士務爲夸淫之說媚悅人
主未嘗有敢言災異者往往以臘月雷爲瑞雷三月雪爲瑞
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讚者有之矣夫災祥咎異雖治世不免
此天所以警懼人君欲其修德以銷天變也豈可諱而不言
哉臣今日區區百論及此蓋不敢復效諛佞之徒以欺 陛

下聰明也臣聞蔡京王黼童貫朱勔數輩其爲奸邪有不可
勝言者天下之民思食其肉今雖各曾行遣然或處善地或
全腰領其子孫親戚尚有未曾盡行竄殛田宅物產尚有未
盡行籍沒若是豈非奸邪去之未盡耶 陛下謙虛退託以
待臣寮而宰執忿爭上前無所畏避或詆毀同列或中傷善
良豈非大臣不和耶 陛下勤儉祇恪留心萬機羣臣尚仍
舊態不能服勤職事至有人主假日猶御便殿引對臣下而
百官有已却作休務豈非百司苟玩耶臣願 陛下將蔡京
王黼童貫朱勔等數輩重行誅戮其子孫親戚並當流竄田
宅物產並當籍沒以快天下之心則四海歡欣鼓舞自足以
召和氣而陰霽寒濕之外無有不殄矣 陛下此章告諭

大臣各務協心盡力以輔贊聖明絕其私心平其宿憾而百
司庶府亦當察其奸邪怠惰不切奉公者特與懲戒如此則
不至於君弱臣強君勞臣逸足以使陽德昭升陰氣消伏矣
然此雖小變未足深憂臣必以是為言恐 陛下忽此而不
以為戒也又况蚤來適時若陰雨不止不能無損亦不可不
謂之災伏惟 陛下少留神焉臣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上
時為左司諫

上 欽宗論彗星

呂 好問

靖康元年八月詔曰朕獲承宗廟託于二民之
嗣位旬日戎羯犯順乃至郊甸迄今三時邊鄙未
寧調發轉餉動四方惟德不類無以仰當天心
日夜祗懼每御便坐希臨正衙凡所以自宰者務
於貶損至於常膳百品減去七十放遣宮女凡六
十餘人未嘗輒奏音樂備置臺諫廣通言路公
上疏乙夜躬覽庶幾少自警戒而日者彗出東北
方考之前載是為大異畏天之威弗敢寧寧念將

循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慮文不能應謹告
實熟復冊四意朕之不明元元慈痛無聊者衆
用求民之疾苦者皆行條只除許解姚真以惠
召和氣以格休應齊爾卿士其躬朕意毋忽

臣聞民間多言近日彗出寅位臣雖未嘗親觀要之天垂象
所以示警戒于下也彗者除舊布新之謂若能恐懼修德改
革弊政退斥小人引用君子不惟可以弭災變轉禍為福亦
在於此矣昨崇寧大觀間彗星兩見 太上皇恐懼改革之
意見於當時詔令赦文可覆視也然而羣小滿朝闈官叨助
正人終不得用政事終不行改蔡京大惡也逐之未久而復
召况肯逐小惡者乎張商英未為甚賢也用之未久而已敗
况肯用大賢乎黨籍雖毀而禁錮益定言路雖開而籍塞益
急罷諫官虛講筵使 太上皇不聞身之過差不念古之治

亂是以天意震怒大戎深寇黎庶驚惶遂傳位 陛下陛下亦念之乎臣竊思之 陛下即位以來躬行節儉視民如傷非有過咎形于多方而天變復見者 陛下欲行善政多為左右鑄改蓋今所用之人乃昔日之人也所施之政猶昔日之政也名為進用賢者而賢者之言未得盡行名為踈遠小人而小人之欲率皆如志又况陰害正道顯倡邪論欲復祖宗百年之成法而至今未能復欲去蔡京紹述之姦說而至今未能去致使 陛下仁政不得施于朝廷仁澤不得流于寰宇故上天昭告如是以此具天之愛 陛下之深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幸 陛下體天之意除舊布新以正其事則天下之願望 陛下留意靖康元年八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 欽宗論書星

臣伏讀八月三日星文責躬聖書節文念將循舉故事而皆已行深惟虛文不能應謹以之實臣愚無識竊恐未諭臣聞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妹月皇天之愛聖主如慈父之愛賢子凡有謫見不虛發意者欲警悟 陛下而增益其所未至者乎臣伏思 陛下即位以來綿歷三時天下之民戴目傾耳如旱苗之得甘澤饑夫之望美食雖 祖宗法度日形於詔旨而京費規模未改於章程詔旨以謂循舉故事率皆已行臣恐皇天昭昭在上有所未孚也京費用事二十餘年京變法度於內貫壤邊鄙於外王黼益之以至于今日今日之法度非 祖宗之法度亦非熙豐之法度乃蔡京之規

獲也今日之邊鄙非 祖宗之邊鄙亦非熙豐之邊鄙乃童
賈之施設也 陛下守茲京之規模而不改遵童賈之施設
而不除在廷之臣懷畏避而不敢輕言踈遠之人希榮利而
不敢輒議而欲致休祥召和氣豈易能哉蔡京為相恣為紛
更 祖宗熙豐之法無一事不遭變改者凡所變改者未有
不為害者也若悉舉而具陳之雖窮年閱月有所未徧况於
天牘之間而能盡其萬分臣願試以今日之急務國家之大
政四事言之夫養兵之制 祖宗所以威天下者也東南運
漕宣武因之以為帝都者也財用之出所恃以為國者也陝
西三豎今則以為根本者也臣聞五代不綱兵疲將弱凡一
戰無不奔潰故五十年間離亂相尋周世宗自斬宿將

變能等知 藝祖神武俾治軍政 藝祖悉汰老弱坐食之
人選練精銳無前之衆當時中原不過數十州禁旅之卒不
過數萬人六七年間南取淮南北定三關謳歌者有歸遂有
天下因襲前代之迹建京師於平土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
四海也故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
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則造朝入則奔趨營居西者必
給東倉之米以遠其途有糧兩石不得在代以關其力諸班
娶妻則 太祖引視之諸軍支糧則 太祖臨幸之諸班之
妻盡取女子之長者欲其子孫魁傑世為禁衛而不絕也
太祖嘗謂雖京師有警置京城之內已有精兵數萬况天下乎
其養之教之親之愛之然後嚴治以整齊之厚賞以激勸之

加之深思遠慮為後世子孫無窮之計至於府界諸邑輔郡
縣鎮但係何路易致糧餉者無不屯兵三數千人重內制外
如此其周密也及王安石為相思復三代民兵故創教保甲
而潛消禁旅臣元豐間往來京師道中京南自延嘉以北廢
營壞壘三十餘里當時禁衛精兵不知幾千萬人也其後蔡
京枉費軍儲闕乏衣糧不充則教閱之法苑人無顧惜則姑
息之心生故弱者鬻鬻食於市強者負擔於路高依壞之於內
憂之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入皇城諸班之
為殿閣池臺矣京師營之地今為苑御甲第六郡縣
佃空營地以自給去書王自計富室王大家尚養健僕數
千客陛下以重責重威歸四海而皇城之內每

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禁旅以鎮守近畿輔郡兵將皆
殆同武事一有邊警則遠道關越之人盡舉淮浙之眾此輩
飲食異好風土異宜往來萬里載罹寒暑雖未遇敵而疾病
弊備者十已四五萬一南方鼠竊狗偷如異日之警則何以
待之借使無警全然得歸萬里之人豈可再致是動天下之
兵而困天下之眾也此臣略言養兵非祖宗之法者也臣
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古帝王之都皆可考矣唯宣武之
為都獨自未梁而始營天高木就糧而遷焉祖宗以謂非
重兵不足以制天下也故宿重兵以制之以重兵非漕運不
足以給餉也故仰東南之運以養之東南運漕取於六路年
額六百餘萬石其資以爲本者三艸也倉也鹽也造船之法

六路之舡以供江外之綱淮南之舡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
隻以六千般運六百萬石則一舟之運歲常千石入舡之
有餘故不勞而能辦其後浙廢五章傳為相舡抵四千而
東河之舡運西河之石每一六千舟舡一舟輒壞比及運
壞者過半蔡京更改法度廢為直達此舡法壞也 祖宗
真揚泗倉名曰轉般六路綱運冬月不止江水低下運
淺冬月潮小水不流應開閘而不通故真州置倉以
潮大放開則揚泗以次卸之六路未至則發運司收糶儲於
倉中加息充代而責其直亦綱六千又近者而運之故一年
歲課應期而數倉亦鉅萬皆美材也京悉取之以供京師之
營造中間雖復興起由不足以在風雨而發運司權本又盡

大善無其於鹽法者 祖宗河北之鹽不推以利河北之民
河東自置鹽監以便河東南收稅上供委鹽六路以暗為六
百萬石之本又發運司因之以制諸綱侵重賞罰焉故三邊
充元不資朝廷之應副東南運漕常足六百萬石之元而
京欲取善治財物之功且以供無益之費也故盡取
之半部 祖宗飛錢於三邊蔡京收利於推售故中
而三邊實矣西北之糧由是而空西北之兵由是而不
而河北之民驅其車牛沒其人丁般釐鹽稅不得
知其破幾千百家天下縣鎮趨賞避罪散鹽以及
吏緣詐求搔擾百出者殆不可勝言况又六路轉運司直供

運漕之歲額取之於民今亦罄矣天下章疏鉅萬山積其間
 果無一人言及此者豈非國家邊事未息尚資鹽利以為用
 未敢遽言之哉然而 祖宗熙豐之時以至建中靖國之初
 當時未收鹽利也國用緣何而足府庫緣何而充豈非 聖
 宗之經入法度有所不復冗費浮費有所未減於今日者講
 求興復之裁省抑免之以代鹽利可也必欲守鹽法不變而
 求直南運漕如 祖宗之盛運漕不繼而求內外兵馬如
 祖宗之強臣恐未可以歲月莫此臣略言運漕非 祖宗之
 二者也 祖宗之時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
 俾以益天下之財委任而責其成功耳 神宗皇帝聖人神
 聖將大有為用財有式節財有政始分天下之財以為二司

一司掌其發飲儲之以待非常之用罷三司而為戶部轉運
 二司則左曹隸焉常平之財則右曹隸焉當是時雖一鎮一
 縣無不實朽粟陳者其蔡京用事舉天下之財而盡用諸路
 漕臣靡然從風本路無以周給而進羨餘百姓常稅不納而
 急橫賦諸縣歲終無以塞責則令民取常平錢斛轉易而為
 二稅州郡視之而不敢禁常平知之而不敢劾上下蒙蔽以
 姑息苟且取急於一時貪汙之吏竄名詭冒猾胥頑民亦中
 分而有之斂取之時辭訴紛委常平之政殆將廢矣常平之
 財殆將竭矣雖欲求明健之吏為振舉之職天下詭冒之獄
 不勝其推治也天下請納之民不勝其追逮也州縣官吏不

審其誅罰也編戶民財不勝其斂取也如此則常平之政雖云不廢而其實廢常平之財雖云未竭而其實竭天下貨財不知其失陷者幾千萬億尚何區區於青苗助役是非利害之辨此臣略言財用非 祖宗熙豐之法者也陝西秦鳳路祖宗開拓鞏州天熙豐之時又闢熙河蘭會州以爲熙河路阻河爲界設爲一關平土豐草可以耕牧甚美功也 神宗皇帝時有獻青唐之策者 神宗以爲國家之外廩而不取也 神宗皇帝得疊石等州盡空三百里地而漢蕃兩不藉之也蓋青唐之馬最良而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後生故熙豐時置茶馬司大率以茶一籠計費三千而易百疋之馬以蜀茶易馬二萬匹以三十年爲率則國用馬常四萬

中國之兵安得不強夷狄之勢安得不弱自遼鄆鄭州之入中朝而茶司之本又盡於市珠玉國馬至今蓋無幾矣 神宗皇帝之不建疊石等州豈不以城之無利守之實難又且以賜忠順之蕃使耕牧於其間也疊石之地既皆不毛而遼鄆諸州萬山堆積殆非人跡之所涉童貫仰國家之財悉兵民之力收復三州增築城寨入於熙豐所空之地建城而自以爲功分屯兵將轉輸糧食夫弓箭手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月一易則必入市頭口負乾糧器械所需之物而趨馬路逢蕃寇則多致殺掠或得成滿三數月間又當復往如此勞費無有已時而熙河包氏之兵最爲忠順 神宗皇帝特寵異之心一不滿勢必不爲吾用此熙河之兵所以

寡弱亦不振四路之兵恐亦復然今之士夫見邊兵之凋弊則必謂未必勝於東其見西馬之病瘠則以謂未必及於東馬蓋不見其強盛之時而獨見其衰弊之後耳陝西之財自萬為率常以七十萬備供熙河而以三十萬供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永興靈等也熙河之財十常七八以供新邊之費則是童貫之新邊常困竭陝西之諸路陝西之諸路常填朝廷之應副而貽患於天下之諸路矣自宣武之為京師恃河北河東陝西以為根本故 祖宗之時優恤河北民則不橫賦兵則不出成鹽則不拘推也自蔡元竭其財推其鹽困其民疲其兵加以中間盜賊之峰起今歲邊警之未寧河東河北之民方仰朝廷之援救至是時之以為強而陝西兵將尚

朝廷緩急之用則陝西之為根本明矣 陛下安得不顧惜其根本而封殖之臣料廷臣慮 宋不及於此自見兩責黨人棄地之罪畏懼常瞻前却顧而不敢言耳此臣略言邊防非 祖宗之法度者也臣願 陛下 復臣言而詳思之則 陛下今日政事果悉舉 祖宗之 故事乎果因循京貫之規模乎京貫之惡天下無不欲殺之者蓋以其蝕賊生靈靈害國家以至於今日也借使京之鹽法不改貫尚有功於國行之數十年而不可易臣恐其大不然矣雖然常平之政不可廢在修弊而起發處之以中制新邊之也不可棄在因事制宜轉敗而為成若夫養兵之制運漕之法又在謹審而力行之夫祖宗之法大牙相制不可偏廢也如論養兵則一運漕如論

運者則一也。若如論財賦則一常平如論邊防則一茶馬于
終高旨言其遠言其廟堂之股肱朝廷之肺腑必有奇材大略
能為一處之者亦挂疎遠之敢獨議也昔許山甫周之
賢相耳詩人歌詠其功德以謂愛之動之况聖君親魏魏在上
恭儉黃髮有許焦勞或珍味安于七十品於宮女者六十人常
御便坐一不奏音樂雖竟其美也至晉夏高卑官雜食不是過
也而臨御三時治功未進言其非合周禮愛莫助之者乎恭
惟陛下以繼體守文之精維新之美遠之運當以太祖
之神武英雄越足揚凱一二宗之仁惠德業之宏三神
宗之靈明勳業之盛一日不無一日以緩事
後世天下之事也

而可以坐閱二一之可乎且自古古三必有道合德於後
斯勝以相繼繼自今之謂下可謂也故司馬以傳說為早
歲之而劉先主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為也書傳所載少有能兼將相之任者漢高祖相蕭何而將
韓信則西楚不足滅矣然薦薦信其蕭何也唐太宗相房杜
而將英衛則天下不不平矣然房杜也 陛下體
此以觀之則將相之任定將相之任定則廟堂敢借議於軍
旅將帥得注意於功名廟堂之上運用天下如身使臂如臂
使指若杜黃裳之平西蜀李德裕之平河北指縱發策不離
於構俎而兩路平今朝廷人材且無在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條令之未便官吏之貪汙斂求之違法者行之未若此皆毛

小
七
舉小小監司郡守片言可除之無一何足以多繫聖慮哉
若多病待盡朝夕祈欲一言而止曰丘耳子旨 冕旒惟
陛下留神 清康元年 九月上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五

